对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投资需求主导化趋势分析

周涛

(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河南驻马店,463000)

摘要: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投资率不断上升。在总需求的构成中,投资需求已经取代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过高的投资率让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固定资产的投资,加剧经济大幅度波动的风险。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政府更容易通过控制投资来影响经济的运行,但却削弱市场机制的本身作用,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更容易产生利益的博弈。我国特有的投资体制以及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最大化的目标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如果不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会更加困难。

关键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投资体制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1-0062-05

中国社科院在2005年10月13日发布的《2005年秋季报告》中撰文指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今明两年将分别达到86100亿元和103060亿元,预计200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将超过55%,2006年将可能进一步接近60%,这是一个必须立即引起我们十分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缓解的问题^[1]。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现象,即使是在2003年以来这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中,这一现象仍未得到扭转,持续走低的消费率与一路攀升的投资率形成鲜明对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率)呈直线上升趋势。在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出口这些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投资需求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角色。

一、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投资需求主导化趋势

在传统的需求理论中,总需求的构成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等组成,其中消费的比重占到总需求构成的三分之二左右,而投资需求往往只占到百分之十几^[2]。但在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中,投资需求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总需求构成中已经超过消费需求的比重,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并且这种现象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一) 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如下图1所示:

图1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统计出版社)

从以上图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基本在25%左右浮动,但到了90年代以后,这个比重发生了显著而且快速的上升。尤其是最近几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要达到50%(2004年已经超过50%),充分显示出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3]。现阶段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投资需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取代了消费需求的主导地位。

(二) 高固定资产投资、高经济增长的双高局面短期内将不会有大的改观,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仍有可能继续上升

实际上我国政府已经处于低固定资产投资和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两难选择中。政府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保持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同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这个目标现阶段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太现实的。事实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过低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能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只有保持较高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才能有效的刺激经济增长。种种情况已经表明,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过低也不能过低(7%或许是个底线),如果过低的话,将会很快引发下一轮的通货紧缩,同时会诱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政府会努力保持固定资产投资在一个适当的规模,一旦投资低迷,会很快刺激其回升以带动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在将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将会在一个相对的高位运行,同时国民经济的增长也将会保持在一个较高的速度。在现有的投资率下,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必然会导致投资率的进一步上升。

二、投资需求主导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投资需求的主导化趋势,对我国经济有如下影响:

(一) 加大我国经济波动的风险

根据长期消费资料的分析,在长期中消费函数是相当稳定的。我们知道,在短期中,决定宏观经济状况的是总需求,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讲,总需求中占三分之二的消费的稳定性保证了其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性,即使经济发生了波动也会保证其具有一定的限度和一定的连续性^[1]。但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讲,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相比于投资来讲并不占优势,其对于经济的增长的稳定并不能起主导作用。这样来讲,当投资需求发生较大的变化时,由于经济乘数的作用,必将引起宏观经济的较大的波动。而事实上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历次大的经济波动都因投资波动而产生。这种由于投资的不稳定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我国每年的国民经济增长表现为较大的差异,连续两年的GDP增长速度最高可以相差7个百分点。罗斯基(Rawski, 2002)在他的评论中则从投资波动的视角更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波动:“中国经济表现出大幅度的季节波动的寻常模式。中国的GDP经常在第1季度下降25%以上而又在每年的最后3

个月猛涨20%。熟悉市场经济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为模式在市场体系里并不会出现。在中国,与改革前的计划体制一样,季节性的产出摆动主要是投资支出的波动造成的...”^[4]随着投资需求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其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更加明显和直接,一旦将来固定资产投资发生了大的变化必将会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的更大幅度的波动。

(二) 进一步增强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削弱市场机制的作用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往往通过改变投资需求达到干预经济运行的目的,这不但在绝大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得到验证,而且在我国也已经得到更好的执行。从2005年一、二、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2004年以来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调控政策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可以看出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确实在增强。但问题是在利率水平没有提高的情况下投资为何在短时间内会得到较好的控制呢?况且还是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那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现阶段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投资仍然是以国家、政府为主的投资,是带有计划色彩的投资。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理解在不提高利率水平时当国家要控制投资规模时仅仅依靠行政手段就可以达到目标了。这种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更容易让政府轻松的设计一个增长目标,然后仅仅靠控制投资的规模就可以达到预先设计的目标。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在增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政府的计划性在提高。但恰恰是这很强的计划性,削弱了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在经济增长中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市场,应该是企业和消费者,而不是政府。当政府的力量加强时,必然会削弱市场机制的作用,影响市场机制本身的运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是经济发展的服务者,而不是经济运行的决策者。但如今在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以及在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上政府似乎仍然是主要的发言者,而市场在很多时候并不具备发言权,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的行业里面。

(三) 引起资本的投资效率恶化

对投资的过分依赖让政府陷入经济增长的困境,扩大投资似乎成了刺激经济的唯一手段,从中央到地方到处是想方设法扩大投资、吸引投资。这样的结果是中国经济体内的投资活动日益活跃,资本增长率不断上升,国内资本急剧扩大,大量的资本沉

淀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内,同时由于过度的投资以及许多非市场化的因素形成了大量的无效资本。一方面,当资本增长率远远高于劳动增长率时,需要由较高的储蓄率来支撑,由此将形成了消费不足及就业率下降的明显趋势;另一方面,当资本增长率或资本存量不断增加时,加上技术进步作用的效应弱化,使得资本或投资本身的报酬递减,失去了经济增长支撑本身的能力,由此也出现了投资效率低下的现象。

(四) 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性

以投资促发展的模式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追捧,并且效果明显。但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往往会缺乏市场的因素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盲目投资会缺乏效率,会造成国家资源浪费,有的还会造成环境污染。中央政府希望经济的增长能够健康持续的进行,希望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佳的配置和利用。但地方政府所乐意追求的是GDP的数字如何更高,并以此来突出自己的政绩。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地方政府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全力吸引更多的投资,努力做更大的项目,大力搞更快的城市建设。有的甚至为了吸引资金不惜违反国家的政策规定,甚至法律法规。中央政府在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经济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从实际执行的情况来看形势并不乐观。从这一轮的经济过热所带来的煤、电、油、运的紧张局面可以看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并没有转变,资源消耗严重的局面并没有改观。究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存在较大的利益博弈,中央要宏观调控,地方要发展,发展只有靠投资,这就决定了国家的调控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较大的方向偏差。

三、投资需求主导化趋势原因分析

(一) 刺激投资比刺激消费更容易

我们知道,就内需而言,如果不考虑政府支出,重要的在于消费和投资。消费函数理论说明了消费的稳定性,它告诉我们,要刺激消费是困难的。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需求结构逐渐失衡,投资需求增长逐步加快,消费需求增长却日益趋弱。2004年,我国消费率已下降至53.6%,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比在上年下降的基础上又回落了1.9个百分点。2004年的消费率与1978年相比,已下降了8.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31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的消费率与美国已相差

20个百分点^[5]。我国近几年虽然连续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但效果却不明显。截止到2005年4月底,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接近14万亿,达到13.79万亿,在当前实际利率为负利率的情况下,我国的储蓄率仍居高不下^[6]。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形对于政府来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因为拿让自己花钱和让别人花钱两者来比较,让自己花钱是最容易的事。消费者花不花钱,怎样花钱那是纯粹微观经济学的事了,这不是政府说了算的。

(二) 市场化的投资机制仍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体制的变化主要是在融资方式上,由过去的单一政府财政融资转变到了信贷和所谓自筹资金为主的多元化方式融资。但是,在投资项目的选择和投资决策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投资收益率的问题上,却始终没有进行彻底化改革。中国的投资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而在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的决策机制更加行政分散了,不仅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决策上,而且在“私人领域”的投资决策的几乎所有阶段上,政府的偏好和影响都直接决定着投资项目的选择。从国内的资本分配来看,银行大量的金融资源被说服给了有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背景或者受政府支持的国有部门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或者是对大型重点企业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或者是新建大中型项目等,或者用于其它的非赢利项目。在这个从体制上歧视私人部门的发展的格局下,资本的分配结构严重偏斜在政府主办的和国有企业部门。尽管私人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份额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当中,公共投资(其中国有部门的投资和受到政府直接干预的集体部门的投资占了更大的比重)占GDP的比重仍然占绝对主导地位。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代表,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府财政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重不到20%,大部分投资都是民间做出的。对于我国而言,有数据表明,银行信贷资金中,国有企业大概拿走50%以上;就投资而言,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来自于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也在50%以上。

(三) 地方政府追求的经济目标单一

在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过于单一,往往把GDP数字的增长作为政府近乎唯一的目标,而上级政府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方式也显得较为单调即以数字看成绩。其实在社会的发展中,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多元化的,发展经济不可否认是

重中之重的任务,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应该单纯的为了发展而发展,发展可以解决问题,但发展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如现阶段我国生态环境严重的破坏,各种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浪费,事实上已经让我国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单一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政府目标必然导致政府过分的重视投资,因为固定资产投资能够给他们带来GDP的快速增加,这是实实在在可以看见和计算出来的,而且这也是政府可以较为容易引导和控制的。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既然发展是第一要务,那么投资就是要务中的要务了。

四、改变投资需求主导经济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一) 要素资源的市场化,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化

政府应该减少对要素资源的直接管制和配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由于旧体制的原因各级政府继续掌握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等问题没有得到清除,有些地方在执行中实际上变成了由各级政府官员按照各自的目标函数,如速度、规模、市政形象等等来配置资源的,而不是以效率为标准来配置资源。可以说,只要政府配置资源,就会追求速度、规模,具有很强的规模扩张冲动,从源头上就忽视效益。因此,要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让市场和民间发挥更大的作用。接下来,政府如何从资源配置的领域中退出来,让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真正实现市场化,这是降低投资需求的重要前提。要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的改革,政府不仅要退出产品市场,也要逐步退出要素市场,让市场根据效益原则在要素配置上发挥更大作用。政府应该鼓励民间投资,促进建立以消费为导向、民间投资为主体、市场化为基础的投融资体制,减少政府对投资的直接干预,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

(二) 增强市场的自由竞争性

从近几年国家调控市场的理念来看,特别是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国家的计划性在增强。营业自由,就是准入和退出的机制,在这方面中国存在一定的问题。准入机制国家干预很多,退出机制更是不完善。这里还有两个政府权力的特区,一个就是宏观调控,另一个是整顿市场秩

序。宏观调控让你进你就进,不让你进你就进不了;整顿市场秩序,让你关你就关。这两方面还没有规范性操作,宏观调控可能具体到一个企业的审批,整顿秩序是哪怕你有正常的营业执照,让你关就得关。从这一轮对钢铁、房地产等行业的调控中,政府更多的运用了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政府没有采用利率等较为重要的市场手段就很好的控制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可以看出,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在增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政府的计划性在提高。但恰恰是这很强的计划性,削弱了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在经济的增长中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市场,应该是企业和消费者,而不是政府。当政府的力量加强时,必然会削弱市场机制的作用,影响市场机制本身的运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是经济发展的服务者,而不是经济运行的决策者。但如今在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以及在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上政府似乎仍然是主要的发言者,而市场在很多时候并不具备发言权,尤其是在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行业里面。政府不能够为了保证国有企业的利润害怕竞争,有竞争的经济才能够有效的提高效率。

(三) 让经济手段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

国家政府调控经济是通过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但是,这三种手段之间是什么关系?行政手段离开法律手段是什么?经济手段离开法律手段又是什么?政府并没有对三种手段的使用领域、条件、方法做出规定,从而会造成一个模糊的空间,似乎政府愿意采用哪种手段就可以用哪种手段。从现阶段我国的执行情况来看,政府更乐意采取行政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如对2003年以来的投资过热的调控中,带有强烈的计划体制的色彩。包括在前几年中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的扩大内需的手段也仅仅偏重于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而对经济有直接影响的税收和利率政策政府却少有运用。从这一切可以看出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靠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不断增强的趋势,真正市场的调控与我们渐行渐远。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上,政府应注意侧重运用有关税收和利率等经济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让市场而不是行政计划成为经济运行的主导角色,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经济的效率。

(四) 积极的实施还富于民的政策,努力减轻消费者的负担,以此来刺激消费需求

近些年我国消费需求低迷,这里面固然有很多

原因,如价格、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消费政策等等,但笔者认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现阶段中国民众生活的负担过重,消费者对未来消费缺乏乐观的预期。教育、医疗、住房,现在被老百姓形象的称为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让人难以喘息,成为沉重的生活负担,为此老百姓不得不节衣缩食,减少自己的其他消费。一方面居民最终消费率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居民银行储蓄存款在不断攀升,从这个角度来讲,消费者手中缺的不是货币,而是消费信心。在经济手段不能很好刺激消费需求的情况下,通过减负增强消费的信心就是当前拉动消费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手段。经济数据显示,近些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以超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迅猛增加。从某种程度上讲,财富在加速向政府手中聚集,这种情况显然对于政府来讲并不完全都是好事,它将会加剧我国消费需求的低迷状况。国家应该通过积极的再分配政策将这一部分财富还给民众,而不是仅仅进行投资,如可以通过健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公益事业的投入来减轻消费者的生活负担,增强消费者的信心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2005

年11月16日,财政部长金人庆透露,今年财政收入超3万亿几成定局,这个数据比金人庆当年的预测提前了整整五年^[7]。国家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更加积极的实施还富于民政策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 [1] 汪同三,沈利生,万东华. 社科院发表2005年秋季报告:不大可能出现通缩[EB/OL]. <http://business.sohu.com>.
- [2] 梁小民. 西方经济学[M].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305-307.
- [3]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04[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 [4] G. Jefferson, T. Rawski and Y. Zheng. Chines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Trends, Measurement and Recent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23: 146-150.
- [5] 李欣欣. 中国进入消费需求拉动新阶段[N]. 瞭望新闻周刊, 2005-03-07.
- [6] 陈卓. 今年4月份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首次接近14万亿[EB/OL]. <http://www.cctv.com>, 2005-05-13.
- [7] 今年财政收入预计逾3万亿元[N]. 河南日报, 2005-11-18.

An analysis of the leading trend of investment demand appear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ZHOU Tao

(Zhuzhidian Radio & TV University, Zhuzhidian 463000, China)

Abstract: With rapid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investment rate continuously rises. In the composing of total demand, the investment demand replaces the consumption demand, becoming the predominant factor of pulling and moving the economy growth. The high investment rate ceads to the economy growth over depending on the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the enlargement risk of the economic significant motion. In this kind of economic mode the government controls investment to affect the economic movement more easily, which weakens the market mechanism function,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duces the gambling and chess of the benefits with local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Special investment system and speed of economy development of local governments pursue constitute the source, if not transformed, and the change in the main source of economic growth will be more difficult.

Key words: consumption demand; investment demand; economic growth; Fixed asset investment; Investment system

[编辑:汪晓]